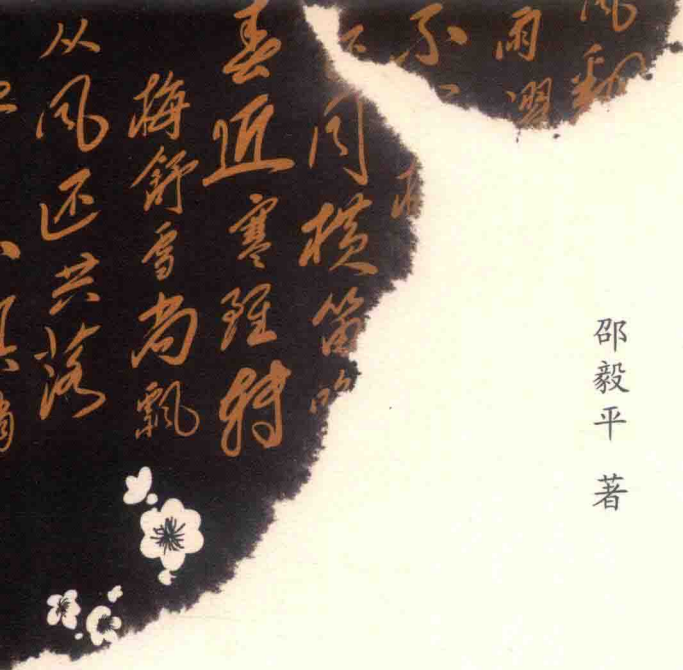


# 中日文學關係論集

(修訂本)

邵毅平 著



正月立  
來らば  
こそ梅  
つつ樂  
め梅の  
がぞせ  
は今日  
しく

# 中日文學關係論集



(修訂本)

邵毅平 著

中西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文学关系论集 / 邵毅平著. —修订本. —上海: 中西书局, 2018.8  
ISBN 978-7-5475-1439-9

I. ①中… II. ①邵…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日本—文集②汉学—日本—书评—选集 IV.  
①I206-53②I313.06-53③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9508 号

---

---

# 中日文学关系论集(修订本)

邵毅平 著

---

责任编辑 伍珺涵

装帧设计 黄 骏

书名题签 邵 南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http://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22 000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1439-9 / I·172

定 价 62.00 元

---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021-61453770

# 目 录

## 上编 中日文学关系

### 中日古代咏梅诗歌之比较

——以南朝与奈良时代为中心 ..... 3

### 论中国文学分类规范对日本平安时期文学总集

分类规范的影响 ..... 62

论白居易诗歌对日本平安时期文学的影响 ..... 88

论《源氏物语》对白居易诗歌的吸收 ..... 111

明代与江戸市民文学比较研究导论 ..... 130

## 下编 日本汉学述评

铃木虎雄《支那文学研究》述评 ..... 165

### 评吉川幸次郎的中西、中日比较文化观

——以《中国的古典与日本人》为中心 ..... 180

### 中国文学中的人生观的变迁：从乐观到悲观

#### 到扬弃悲观恢复乐观

——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简介 ..... 193

### 吉川幸次郎关于中国近世市民诗的若干看法

——《宋诗概说》、《元明诗概说》简介 ..... 207

斯波六郎《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述评 ..... 232

## 2 中日文学关系论集

|                         |     |
|-------------------------|-----|
| 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   |     |
| 中译本序 .....              | 248 |
| 一部别具特色的李白传记             |     |
| ——小尾郊一《李白》简介 .....      | 255 |
| 快读古田敬一《中国文学的对句艺术》 ..... | 268 |
| 韩国版后记 .....             | 280 |
| 国内版后记 .....             | 284 |
| 重修版后记 .....             | 287 |
| 附录：邵毅平著译目录 .....        | 289 |

上 编  
中日文学关系



# 中日古代咏梅诗歌之比较

## ——以南朝与奈良时代为中心

梅，蔷薇科，落叶乔木……花先叶开放，以白色和淡红色为主……性喜温暖湿润，对土壤适应性强……原产我国，多分布于长江以南各地……花供观赏，为我国著名观赏植物。

——《辞海》(1979年修订版)

在中国，梅花无疑是最有名的花卉之一，以至于有人把它称为中国的国花，有人把它看作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象征；在日本，梅花的地位自然远不能和樱花相比，但也仍然是相当有名的花卉之一，尤其是在日本历史上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时期，如奈良时代，梅花的名声一度还在樱花之上。在中国，吟咏梅花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5世纪的南朝之初，其影响则直到今天仍遍及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在日本，吟咏梅花也曾一度是日本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8世纪的奈良时代，其影响虽不及樱花那么大，却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以梅花及中日两国的咏梅文学为我们的探究对象，无疑是富于意义并饶有趣味的。本文的宗旨，便是试图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中日咏梅诗歌的开端——南朝与奈良时代的咏梅诗

歌——作一番探讨,追踪梅花在中日文学中逐渐成为审美对象和文学意象的过程和原因,描述南朝和奈良时代与梅花有关的各种风习,推寻南朝与奈良时代咏梅诗歌的表现技巧的异同及它们之间的渊源影响关系,以期通过对梅花这一中日文学所共同具有的因子的考察,加深对中日文学的相似之处及不同特点的认识。本文所处理的对象,中国文学方面是南朝诗歌(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sup>①</sup>为主要材源),日本文学方面是奈良时代的和歌与汉诗(以《万叶集》<sup>②</sup>和《怀风藻》<sup>③</sup>为主要材源)。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无论是在南朝还是在奈良时代,表现梅花的散文和其他韵文样式都较为少见(如在南朝辞赋中有关梅花的辞赋只能找到梁简文帝萧纲的《梅花赋》一篇),因此,如有这样的非诗歌类作品,为论述的全面起见,偶或也附带涉及;此外,为论述的方便起见,若干稍早或稍迟于南朝(如晋、隋)或奈良时代(如藤原宫时代)的作品,及若干时代不明、但大致可以推定属于这两个时代的作品,也一并放入这两个时代来论述。又,文中所附和歌拙译,仅供参考之用,故只求达意,不加修饰。



从远古时期起,中国人对梅就有了认识,但这最初的认识,是偏于实用方面而非审美方面的。人们已认识到了梅子的实用价

①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② 本文所引《万叶集》和歌释文及注解,除特别注明者外,均据小岛宪之、木下正俊、佐竹昭广校注之《日本古典文学全集》本《万叶集》(全四册),东京,小学馆,1971—1975年。

③ 本文所引《怀风藻》,均据小岛宪之校注之《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怀风藻》,东京,岩波书店,1964年。

值,却尚未注意到梅花的观赏价值。因此,出现在上古典籍中的“梅”,大都是指梅子,而不是指梅花。《尚书·说命下》云:“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淮南子·说林训》云:“百梅足以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为一人和。”其中都说到了梅子作为调味品(盖取其酸)的功能。《艺文类聚》卷八六引《神异经》云:“横公鱼,长七八尺,形状如鲤而目赤,昼在湖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乌梅二七煮之,即熟,食之治邪病。”其中说到了梅子作为助炊品的功能。《大戴礼记·夏小正》云:“五月……煮梅,为豆实也。”其中说到了梅子作为食物的功能。《西京杂记》卷一云:“(汉)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梅七:朱梅、紫叶梅、紫花梅、同心梅、丽支梅、燕梅、猴梅。”其中说到了梅子作为水果的功能。总之,上古时代的中国人所注意于梅的,都是其梅子的实用价值,而非其花卉的观赏价值。

在先秦时代的文学作品总集《诗经》和《楚辞》中,梅花也没有出现。虽然《诗经》中曾多次咏到了梅,如《召南·摽有梅》的“摽有梅,其实七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摽有梅,顷筐塈之”,《小雅·四月》的“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曹风·鸛鸣》的“鸛鸣在桑,其子在梅”,《陈风·墓门》的“墓门有梅,有鸛萃止”,《秦风·终南》的“终南何有?有条有梅”,但其中所说的梅,或是指梅子(如《召南·摽有梅》),或是指梅树(如《小雅·四月》),而不是指梅花(《陈风·墓门》和《秦风·终南》中的梅,一说不是指梅树)。在《楚辞》中,也没有咏到梅花。因此可以说,在先秦时代,尽管梅已出现在中国文学中,但梅花尚未受到人们的注意。这正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六“物产不常”条所说的:“至恨《离骚》集众香草,而不应遗梅。余观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药棠棣兰之类,无不歌咏,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岂独取其材与实,而遗其花哉?”他所说的“独取其材与实,而遗其花”,可以说是说到了点子上的。

在汉代的文学作品中,梅花也依然没有出现。在是否是汉人之作还有疑问的《柏梁诗》中,有一句太官令的诗“枇杷橘栗桃李梅”,指的显然也是梅树而非梅花,其倾向和《诗经》一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支名为“梅花落”的乐府曲子(这是李延年所制“横吹曲”二十八曲中的一支)。当时的乐府曲子,往往是配有歌辞的,但汉代“梅花落”的本辞,却没能流传下来,现在所流传的,都是东晋以后的诗人们所作的歌辞。“梅花落”无疑是一个非常富于美感的曲名,它似乎表明汉人不仅注意到了梅花,也注意到了梅花的谢落,进而引起了音乐家的感动,因而作出了这样的曲子。只是由于其本辞已经失传,使我们无从窥见汉代文人对梅花的具体看法了。到了晋代,潘岳的《闲居赋》中有这样的句子:“退而闲居,于洛之滨……梅杏郁棣之属,繁荣丽藻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及也。”(《文选》卷十六)似乎已注意到了梅花的美丽,但由于他将梅花杂于群芳一笔带过,所以看不出他对梅花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和感受。陶渊明的《蜡日》诗中,则出现了“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这样的诗句,其后半句显然偏指“梅”而非“柳”,比起潘岳来,似更明确地注意到了梅花的美丽。不过他尚未明确地提出“梅花”这个意象,其诗歌的主题也不是特别吟咏梅花的。

对梅花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和感受,特别吟咏梅花的美丽与芬芳,将梅花意象引入中国文学的第一人,就现存的资料判断,似乎应是南朝宋的鲍照。鲍照的《梅花落》,虽说是根据汉横吹曲而作的,却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首咏梅诗。鲍照以后,吟咏梅花的诗人开始多了起来,咏梅诗开始大量出现。在现存的南朝诗中,我们能找到二十余首吟咏梅花的诗歌(见附表一),而见于一般诗歌中的有关梅花的诗句那就更多了(见附表二),当然,已经散佚的南朝咏梅诗肯定也为数不少。由此可见,梅花在南朝已

经成为一种非常风行的审美对象和文学意象。自此以后,梅花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咏梅文学成了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之一。罗大经说:“至六朝时,乃略有咏之者。及唐而吟咏滋多。至本朝(宋),则诗与歌词,连篇累牍,推为群芳之首。”(同上)其说良确。

梅花为什么不是在先秦两汉时期而是在南朝时期才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对象和文学意象呢?罗大经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并尝试作了解释,其说:“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后世,亦未可知也。盖天地之气,腾降变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随之。故或昔有而今无,或昔无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异,或昔瑰异而今庸凡,要皆难以一定言。”(同上)他能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眼光的,但他的解释却不能令人信服。梅花之所以迟至南朝时才进入文学的殿堂,盖有其历史的和文学的两方面的原因。就前者而言,南朝局处江南,历来为中原文人所忽视的南方风物开始进入文人的眼帘,于是,“性喜温暖湿润”,“多分布于长江以南各地”的梅花,便有机会受到文人的观赏,由此进入中国文学的殿堂。正如小尾郊一所说的:“江南地区,它那温醇的气候,明媚的风光,给予南朝文学以极大的影响。南朝文学中表现了美丽的自然,是由于江南的土地;南朝人热爱自然,也是由于江南的土地。”<sup>①</sup>关于梅花,也完全可以这么说吧?就后者而言,由于南朝文人的兴趣开始投注于山水自然,于是,前此所未曾被注意的梅花,便和其他自然物一起,引起了文人们的歌咏的热情。小尾郊一在谈到南朝咏物诗盛行的原因时曾说:“自宋以后,山水诗盛行。随着山水诗的盛行,人们的眼光开始转向广阔的自然,而不是仅局限于山水。这是咏物诗盛行的第一

① 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邵毅平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62页。

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过去人们一直眺望自然的山水,而现在,随着庭园的筑造,人们开始眺望庭园内的山水。也就是说,自然美鉴赏的对象开始缩小到自己周围的日常环境上来……在齐梁时,人们开始在庭园中游乐,人们所接触的自然,大都已不是自然的山水,而是人工的自然。人们所看到的,已不是朴素的自然,而是庭园内的草木和鸟兽。因而,游乐于其中的文人们所吟咏的题材,当然也多为庭园内的东西……第三个原因是,山水诗普及化以后,文人们在作山水诗的同时,试图要开拓更新的境界,其结果,便产生了咏物诗……第四个原因和绘画有关……和山水画一样,画自然物的作品也开始发达,我想,这种倾向和文学也有关系,它助长了咏物诗的发达……此外,当时人开始经常吟咏器物,这也和他们的游乐生活有关。当时人对于纤细描写的好尚,在山水方面已经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因而,人们便开始把眼光转向自己周围的新鲜材料,并开始吟咏各种器物。”<sup>①</sup>这几点,也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南朝咏梅诗盛行的原因。历史的原因和文学的原因结合在一起,盖可以解答咏梅诗何独萌发和发达于南朝这个问题了。

“原产我国”的梅花,是自何时起以及怎样传入日本的?这迄今尚是一个有待解开的谜。江户后期文人阿部羡洲(1793—1862)在其随笔《良山堂茶话》二编(1828)中曾引同时代文人八木巽处语说,“ウメ”(梅)乃是韩语,则也许梅花是上古时代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故日本人用韩音来呼之。在日本,梅花也不是天生的观赏对象和文学意象,在日本最早的记纪歌谣和《怀风藻》、《万叶集》所收奈良以前汉诗与和歌中,我们看不到梅花的存在。只是到了奈良时代(包括其稍前的藤原宫时代),梅花才开始

① 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邵毅平译,第304—307页。

进入日本文学的殿堂。在日本第一部汉诗总集《怀风藻》(751)和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759)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产生于奈良时代的咏梅诗歌(见附表三、四),这表明其时日本的咏梅文学已经相当发达。从时间上看,咏梅的表现首先出现在奈良时代的汉诗中,然后才出现在奈良时代的和歌中。

那么,日本奈良时代咏梅诗歌的盛行,是否曾受过中国南朝咏梅诗歌的影响呢?回答是肯定的。最后的结论,似乎应该通过下文的详细比较才能确立,不过,我们不妨先谈一下一般的情况。日本的奈良时代,正是中国南朝文学的影响盛行的时代。诸如《艺文类聚》(624)这样的设有“梅”项并收入大量南朝咏梅诗的类书,很早便传入了日本,它们对日本古代文学,尤其是日本汉诗的影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又,鲍照、谢朓、何逊、庾信、阴铿、徐陵等人都有自己的文集,尽管现在流传的都是后来的重编本,但在当时却是有原编本的,它们都可能自很早起就传入了日本,其中的咏梅诗也许曾受到当时日本文人的注意。此外,传入日本的还有一些收有南朝作品的文学总集,如《玉台新咏》和《文选》等,其中也有咏梅诗。这些传入日本的类书、文集和总集,不会不对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学产生影响。梅花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开始进入日本文学,盖正是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在中国南朝咏梅诗歌与日本奈良咏梅诗歌之间,至少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差,这是由当时中日之间的交通状况决定的。当时的中日之间的交通,除了宋有过八次来往外,整个齐梁陈代都处于停止状态,只是进入7世纪以后,才再次开始频繁起来。至《怀风藻》和《万叶集》编撰的时候,日本派往中国的遣隋遣唐使累计已有十三次之多。尤其是奈良时代,更是遣唐使的极盛时代。<sup>①</sup> 南朝文学至此时始全面影响日本文学,自是理所当然。

<sup>①</sup> 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初唐咏梅诗歌对奈良咏梅文学的影响存在的可能性,但为了稳妥起见(因为同样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我们想暂且不涉及这种影响。

## 二

南朝人喜欢种梅,在庭园、官衙和路旁,到处都种植着梅花。鲍照《梅花落》的“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梁简文帝萧纲《采桑》的“春色映空来,先发院边梅”,王筠《和孔中丞雪里梅花诗》的“水泉犹未动,庭树已先知”,苏子卿《梅花落》的“中庭一树梅”,陈后主叔宝《三妇艳词》之八的“下砌折新梅”,侯夫人《春日看梅诗》之一的“庭梅对我有怜意,先露枝头一点春”,等等,都说明南朝人的庭园中往往种有梅花。这些种植在庭园中的梅花,或当窗而发,如庾肩吾《同萧左丞咏摘梅花诗》所云:“窗梅朝始发,庭雪晚初消。”萧悫《春庭晚望诗》所云:“窗梅落晚花。”或对户而开,如徐陵《梅花落》所云:“对户一株梅,新花落故栽。”其花或飘零阶下,如鲍泉《咏梅花诗》所云:“可怜阶下梅,飘荡逐风回。”或吹入门中,如萧子范《春望古意诗》所云:“落花徒入户,何解妾床空。”梁昭明太子萧统《锦带书十二月启·中吕四月》所云:“梅花拂户牖之内。”或拂上妆台,如陈后主叔宝《梅花落》之一所云:“春砌落芳梅,飘零上风台。”鲍泉《咏梅花诗》所云:“度帘拂罗幌,萦窗落梳台。”总之,在人们的周围,到处都有梅花的情影,正如梁简文帝萧纲《梅花赋》所描写的:“乍开花而傍岫,或含影而临池,向玉阶而结彩,拂网户而低枝。”这无疑会给人们的生活环境增添美感,给文人的审美感觉带来刺激。不仅在私人庭园中,在公共场所,南朝人也喜栽梅花。如何逊的《咏早梅诗》(一名《扬州法曹梅花盛开》),便是歌咏衙门里的梅花的:“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

正是官曹梅花的写照(后来唐代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诗的“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之诗句,便径称何逊所咏的梅花为“官梅”)。当然,除了人们种植的以外,山里、野外、路边,到处都有野生的梅花,那就更不用说了。如李爽《山家闺怨诗》的“山中多早梅”,观察到了梅花在山里开得较早的现象;张正见《梅花落》的“芳梅映雪野,发早觉寒侵”,则注意到了梅花在雪野里盛开的情景;而梁简文帝萧纲《从顿暂还城诗》的“日照蒲心暖,风吹梅蕊香”,则描写了旅途中看到的梅花。

这样的自然环境,对南朝赏梅风习的形成无疑具有积极的刺激作用。人们或在梅树下歌舞,如江总《梅花落》云:“长安少年多轻薄,两两共唱梅花落。满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树下宜歌舞。”或在雪地里赏梅,如梁简文帝萧纲《雪里觅梅花诗》云:“绝讶梅花晚,争来雪里窥。”庾信《梅花诗》云:“常年腊月半,已觉梅花阑。不信今春晚,俱来雪里看。”南朝人的喜欢赏梅,即从他们所作的咏梅诗的标题也可看出来,除上引《雪里觅梅花诗》之外,又有《同萧左丞咏摘梅花诗》、《春日看梅花诗》等名目。

南朝人不仅喜欢赏梅,而且还喜欢折梅。如庾肩吾《同萧左丞咏摘梅花诗》的“折花牵短树,攀丛入细条”,庾信《咏画屏风诗》之三的“今朝梅树下,定有折(一作咏)花人”,张正见《梅花落》的“边城少灌木,折此自悲吟”,江总《梅花落》的“梅花芬芳临玉台,朝攀晚折还复开”,等等,都反映了南朝人的这一风习。不仅男性,女性也喜折梅花。如梁简文帝萧纲《春闺情诗》的“摘梅多绕树”,陈后主叔宝《三妇艳词》之八的“小妇偏妖冶,下砌折新梅”等,都表现了女子折梅时的娇美可爱之态。折来梅花,或观赏,或插发,或赠友,大致不出此三途。观赏是不言而喻的,至于插发或赠友,则也是当时的风习。南朝咏梅诗中,多有关于折梅插发的描写。如梁元帝萧绎《龟兆名诗》的“折梅还插鬓”,谢朓《咏落梅诗》的“用持插云

髻，翡翠比光辉”，鲍泉《咏梅花诗》的“乍随纤手去，还因插鬓来”，陈后主叔宝《梅花落》之一的“佳人早插髻，试立且裴徊”，徐陵《梅花落》的“啼看竹叶锦，簪罢未能裁”，江总《梅花落》之一的“妖姬坠马髻，未插江南珰”，等等，都反映了当时折梅插发的风习。不过，从上述例子来看，南朝时折梅插发的风习，似乎仅流行于妇女中间；而如下面将要谈到的，这种风习流传到日本以后，则主要流行于男性中间。折梅赠友，也是南朝时流行的风习。这种风习的渊源，盖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刘向《说苑·奉使》记载：“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梁王之臣曰韩子，顾谓左右曰：‘恶有以一枝梅以遗列国之君者乎？’”越使以南方特有的梅花赠中原之人，却为中原之人所不屑，这说明当时的北方人还不懂得欣赏梅花。到了南朝，赠梅却成了一种使授受双方都感到愉悦的雅事，如唐韩鄂《岁华纪丽》卷一“陆凯寄一枝之春色”条记载：“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诣长安与晔，赠诗云：‘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得，聊赠一枝春。’”这是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而其背景，则是南朝时折梅赠友风习的流行。赠梅的对象，并不限于朋友，还包括恋人。如谢朓《咏落梅诗》的“亲劳君玉指，摘以赠南威”所歌咏的，似乎就是带有爱情色彩的赠梅；又如《西洲曲》中的那个“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的折梅人，乃是一个“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的女孩，其寄梅的对象，从诗的下半部分来看，自是心上人无疑；又如梁武帝萧衍（一作王金珠）《子夜四时歌》春歌之三的“折梅待佳人，共迎阳春月”，之二的“兰叶始满地，梅花已落枝。持此可怜意，摘以寄心知”，其中的“佳人”、“心知”等，似乎也是指异性对象，至少《子夜四时歌》作为民间恋歌的性质促使我们作此联想。当然，如果不能折梅赠友或恋人以表达自己的心意，那么诗人就会感到痛苦，如庾肩吾《同萧左丞咏摘梅花诗》的“远道终难寄，馨香徒自饶”，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心境。